



田間著

新國風贊

XINGUOFENGZAN

贊 風 國 新

著 間 田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新國風體
田間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錦州道6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8號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数47/16 字数91,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

目 录

題記	1
致青年朋友	13
和詩友談詩風	33
乘東風唱民歌	47
新國風贊	51
塞外采風小記	60
寄自花園公社	65
寄到果林公社	73
賽詩會上獻詞	77
題炮兵的詩台	81
答王盛明同志	85
讀詩集《給青年》	91
《女神》贊	97
《魚水集》小引	105

《燕山歌》小引	111
从歌海归来	117
《田間詩抄》小引	122
《趕車傳》上卷后記	126

題記

今年四五月間，百花文艺出版社來催促我，要我把这本詩的論文集編选出来，迎接开国十周年。我答应过他們。

現在，当我翻閱自己的旧稿时，我又有些犹豫了。因为这里談論新民歌的几篇文章，屬於隨感录的性質，多半根据一时一地的印象写成的，并沒有深刻的見解。有的意見，也許是不妥当的，一九五八年，大部分的时间，我住在乡下。虽然我也不断接到外面寄給我的民歌集(有鉛印的，也有手抄本)、詩刊、詩傳单等，但从全国的范围来看，我能看到的材料，还是很有限的。所記所录，所引用的例子，只是根据手边的材料，它的代表性，不一定很大。

我的《新國風贊》，我还是把它編成了，这里記錄了一些詩歌和詩句。它們的作者，它們产生的环境，我能知道的，我也做了介紹。这一些或可供讀者参考的。

二

我所引用的一些例子，按詩的体例来看，多數是五七言，以及在五七言的基础上發展比較大的，一般是短詩。为了避免狹隘，和符合运动的真实情况，特別是为了符合运动的發展情

况，其他的一些詩例，我也尽力在搜羅。我为什么这样来做呢？这里，我对大躍进中的新民歌，再来提出我的一点看法。

新民歌之所以引起大家的重視，除了它的內容而外，也由于它在形式上、体式上，給我們帶來許多新的因素。它承繼了过去民歌、古典詩歌的傳統，同时又有了新的發展，它也受了新詩的影响，語言、語調、語法、格式等，許多的作品和以往有所不同。同是所謂五七言，新民歌的調子，口語的成份更重一些，它也就显得更新一些，更自然一些。

在五七言之外，四六八言的詩体，逐漸增多起来，出現了不少的好詩，即将和五七言并駕齊驅。这是一个象征，它象征四六八言的兴起。这一現象，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群众創造的新东西，尽管还有它的許多弱点，还是萌芽，它却是新的力量。下面我要多引几个例子：

白天一条人龙，
夜晚一条灯龙；
挖出一条渠道，
牵出一条青龙。

——河北

把河水攔起来。
把山水堵起来。
把天水蓄起来。
把地水挖出来。

——广西

天穹作哨棚，
日月星辰当眼睛，
脚登飞云靴，
万里吼长风。

空中猎手驾神鹰，
誓将炮火筑长城，
如果敌机敢来碰，
一定叫它没有命。

——《空中猎手之歌》，录自《海防诗选》。

职工们亲手写了诗，
句句写在呢子上。
验呢机掀着篇页，
马达伴奏我朗诵。
光泽胜过翠鸟羽，
柔润赛似白玉石，
潔净得象露珠一样，
我们的凡尔丁把上海赶上。

——题名《欢唱》，录自《天津民歌选》。

狂风暴雨雷鸣，
大树为之鞠躬，
哨棚飞走半边，

战士屹立不动。

——题名《战士》，录自广州部队出版的《兵歌选集》。

明月挂在天边，
星星闭着笑眼，
战士抬起镐头，
用力唤醒荒山：
快起来！快起来！
穿上红花绿叶的衣衫！

——《月夜开荒》，录自《民歌选集》。

这几个例子，是说明我上面提出的問題。下面还有几个例子，要大家考慮，是属于四六八言呢？还是算做无休詩？

河要拉长，
山要搬开，
天地要重新安排，
要风雷闪电，
挥之即去，
唤之即来。

——浙江农村街头诗。

黄河长江里洗过脸，
雪山草地上歇过脚，
一旦祖国来召唤，

橫槍跨海解放台灣。

——《時候祖國召喚》，福建前線戰士詩。

如果沒有你，毛主席，
我們哪能活到今天；
如果沒有你，毛主席，
千年鐵鏈還在脖頸。

——雲南彝族。

中國人喊一聲，
啊徵云寄；
中國人跨一步，
地動山搖；
中國人一揚手，
河川改道；
中國人搞建設，
千勁万丈高。

——《中國人》，錄自廈門市委編的《街頭詩選》。

要筑湖樣的水庫，
我來！
要造漫山的林海，
我栽！
要修登天的道路，
我升！

在党的紅旗面前，
我永远不会說：

—— 困难！

——《拳头的豪語》，《街头詩选》。

参天的树木
我們栽，
摩天的大廈
我們蓋；
六亿人民齐动手，
把天堂搬到
人間来。

——《把天堂搬到人間来》，《街头詩选》。

誰說泰山最高？
誰說黃海最大？
誰說長城最长？
誰說星星最多？
我說我們搬运的煤炭，
堆起来比泰山还高；
我說我們搬运的大米，
鋪起来比黃海还大。
我說我們搬运的杉木，
接起来比长城还长；
我說我們搬运的柑桔，

排起来比星星还多。

我們有鋼鐵的肩膀，

我們有鐵打的双手；

不怕你貨物如山高，

不怕你貨物海样多。

——《搬运工人的话》，工人吳福員作，《街头詩选》。

兄弟民族中詩的体式更多一些。这里不便多举。以一两个例子，來說明一种傾向，是有困难的。我想众多的例子，就能給我們提供出經驗和教訓。新民歌有千百万首，新詩也有几十年的經驗，如果能仔細探討一下，詩的形式問題究竟應該怎樣，是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的。

类似八言詩的詩体，在抗日戰爭时期，也有一些。“高山就是媽媽乳头，大河就是媽媽奶水；祖國是大家的媽媽，沒有媽媽就是孤兒。”这是东北抗日聯軍的一首歌謠。大体上是每行四个节拍。第三句讀为三个节拍还是四个节拍，有待我們研究。我們的語言文字常有“垮連”“垮在兩邊”的特点。要講节奏的話，节奏怎么分法，那还得考慮。

我在这里所提的問題，是有关格律詩的問題。所謂“自由体”（或者叫作“散体”）的問題，这里不想涉及。

三

这本集子里面，文章的排列次序，大体上是按写作的时间來編排的。在第二輯里，我把自己几本詩集的序記，也收在这里了。這是說明，一个較長時間，我向民歌學習过，民歌对我

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这也是表示，我願意繼續向民歌學習的願望。

还有几篇文章，想把它收进来，暂时沒有收进来，例如今年在《人民日报》上發表的一篇發言稿，《民歌为新詩开辟了道路》（原題為《新詩和民歌》，經過整理的稿子）。因为那發言稿，文章比較短，牽涉的問題多，話沒有說透，有不周到的地方。

何其芳同志近年来，对格律詩問題，研究很努力，有好的意見。他对格律詩和民歌的关系，沒有能作更多的考慮，这是不足的地方。当我们研究新詩的时候，籠統地談民歌体，会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写詩就得完全按照民歌那个样子来写，沒有加工、概括、提高和新的創造，沒有吸取多方面的成果，多方面的經驗，这是很不对的，会把詩歌弄得簡單和貧乏。可是，在探討新的格律詩时，如果不緊緊和民歌联系起来，又会遇到种种的困难。民歌总是和人民群众、特別是劳动人民的語言一致的。格律詩的語調、节拍等等，尽管是應該加工、提炼，但如果不考慮到群众的語言（哪怕只作为一个因素），不考慮到群众性，它就有离开群众的危险。

五四时期的格律詩，有一部分經驗，可能会被我們注意；但是有一些，我們要对它警惕。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內容有問題，它的形式距离人民相当远。有的詩虽说也有节奏，节奏还严整，但是詩却没有声音，好象木雕一般，除了少数詩人，比較容易欣賞，一般人讀起来并不容易上口。是有毛病的。所以我們要注意。

这一次的發言稿里，我曾提到，有一些詩人对新詩的形

式，作过几方面的探索：

有的是，大体上采用了五七言的诗体，并非完全按照旧体，接受了别的影响，有新的发展（诗的变化和发展是比较细致的，不能要求有一种“大变”来看这种发展）；有的是，在古典诗和民歌的直接影响下来写作的，变化较为大一些。这些我认为都可以的，都有发展的前途。许多作者，每一个人自己在这儿方面都做过努力。倘若做得更好一些；除了要加强和群众的联系外，还要继续向新民歌学习。我们的学习，既要深，又要广，要避免狭隘。外国诗，例如苏联的诗歌，我们也应该学习。

这一个意思，当时说得还不够具体，我愿意在这里做一点补充。

四

有的同志，为了新诗的形式在格律方面有路可寻，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三五七言和四六八言并行。这是原话的大意，诗体的说法，是否叫作“言”，没有肯定。

我赞成这个建议。这个建议的精神，含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新诗的一部分经验，新民歌形式上的新因素，以及我国古典诗的影响，在这个建议里，大体上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归纳。

三五七和四六八，是诗体的两大类型，不是简单的两种。由于这两大类型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还有种种的变化。这两大类型，彼此有一定的区别，又是互相联系的。符合人民语言的情况。群众喜欢含意较深、语句精炼、又是比较明朗的语言；几句話就能包含一种深刻的思想，传达出形象来，而又易

于为更多的人所记忆所传诵。古典诗和新民歌也是很有这种特点的。这对诗歌、诗句质量的提高有好处。因此在谈格律诗时，我们固然要着重研究每个诗句的节奏，各行的节奏尽可能相等。这是不用多说的。照顾到节奏又如何照顾到字数，使各个诗句的字数，大体上适应（歌词和散体诗，这里不谈），安排得很调和，促成语调和音韵更加和谐，我觉得，不能完全忽视。三五七和四六八并行，易于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人主张九字句、十字句的，和这个建议，未必有矛盾。因为那是诗体的两大类型。中国古典诗里，就表面上看，许多作品并非五七言，然而和五七言都有密切的关系。

三五七和四六八互相影响联系的情况，在新民歌中，并不少见；甚至在一首诗里，也可看到这种情形。例如：

你是一条深谷，
我从你上面跃过。
你是一座高山，
我从山当中穿出。
你迎面对我打来，
粉身碎骨的是你，
兀立不动的是我。

——《与风浪搏斗》，东海水兵诗歌。

父辈炮火连天，
子辈建设花园；
决心超过美国佬，

我們人多敢干。

——《干》的一节，花園鄉詩歌。

如果我是只白雞，
如果我是朵白云，
離我家乡再遠，
也可自由飛去。

——西藏民歌的一節。

你的心是紅花，
我的心是綠葉，
獻給領袖毛主席，
感謝解放的恩情。

——四川藏族民歌的一節。

舉的這些例子，不一定恰當；可以見個大概。“父輩炮火連天，子輩建設花園”，這兩句話就說明了兩代人的情況，形象地敘述了時代的發展過程。“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毛主席詩詞《六盤山》中的兩句）寓意深長，詩句也容易懂的。四六八在古典詩和民歌里，都是有根的。到新詩要口語化，這是必然的。可是在詩歌里，口語和文詞要有適當的結合，不能完全摒棄文詞。據說普希金的詩體，就把文詞和口語結合在一起的，是這方面的一個模範。這和我們研究的問題有關係。假使把多年的語言成果丟掉，只顧“口語”，詩句可能只偏向于“說白”，語句可能越拉越長，說是要格律詩，結

果反而弄得詩歌沒有聲音，詩行站立不起来，思想的表达不敏锐；另外，語言也会貧乏。

多种詩体的并行，有多种的詩的音調，不但能更好地歌頌我們的时代，还会促进語言的丰富。使語言有更多的翅膀，飞到各个地方去。五七言还有它很大的生命力，六八言将要兴起，是一个發展的趋势。这里，我是从新民歌这一方面来看这个問題的。

五

《新国風贊》里面搜罗各种詩的体例不够。借这《題記》的机会，又举了几个例子，想补充一些，并說明我的一些看法。仍然是一篇随感录。《題記》不便拉得太长，就写到这里为止吧。

一九五九年七月初